



寒假回家,和父亲面对面坐着吃饭。灯光下,我忽然注意到他鬓角的白发——不是零星的几根,而是成片地蔓延着,像深秋的晨雾,悄然覆盖了山峦。我心里一顿,移开了目光。记忆里,父亲还是那个能把我高高举起,笑声震得客厅嗡嗡响的健壮青年。什么时候,霜雪就悄然落下,将岁月的印记留在了他的发间。

童年关于父亲的记忆,总与隔着几条马路的那家福利院有关。那是一座老旧的三层小楼,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旧棉絮与阳光混合的复杂气味。孩子们有的静静坐着,有的则需要特别的照顾。起初我只是缩在父亲身后,紧紧攥着他的衣角,看着他给孩子们聊天,用熟练又自然的动作帮他们整理衣领,系好鞋带。后来,我也学着他的样子,递出一块积木,或是对一个腼腆的笑容回以笑容。那些周末的早晨,父亲没有讲“仁爱”或“善良”那样宏大的词,他只是用一次次抵达和蹲下,把那颗叫作“善”的种子,无声地埋进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土壤。

步入青春期,叛逆席卷了我的整个世界。我不再是福利院里那个安静跟随的小影子,绿茵场上的奔跑、冲撞、进球后的嘶吼,才能让我尽情释放全部的青春热情。与之相对的,是习题册里越来越多的空白,和成绩单上那个令人难堪的、断崖式下跌的数字。一次期中考后,母亲对着我糟糕的试卷忍不住责备,我像一只竖起尖刺的刺猬,准备好迎接来自父亲的风暴。父亲却只是沉默地夹了一筷子菜到我碗里,说:“先吃饭。”然后,

父爱,是无声的山海

陈云暮



他转向母亲,声音不大,却有种不容置疑的沉稳:“他心里有数,让他自己来。”他以一种近乎冒险的信任,将人生的方向盘提前交到我的手中。那时我不懂,这种沉默的退后,需要的力气远比向前的拉扯要大得多。

如今我离开家,去千里之外的地方上大学,没想到大二的迷茫期会来势汹汹。陌生的专业、复杂的人际、未来的不确定性,像一团浓雾将我吞没。我无心向学,整日窝在宿舍,对着闪烁的屏幕,心里却空落落的。电话里,我的声音一定泄露了些什么,尽管我极力掩饰。下午,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在宿舍吗?下楼吧,我到你学校东门了。”我愣住了,跑到阳台。隔着遥远的距离和熙攘的人群,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独自站在风里,身边立着一个简单的行李袋。

没有想象中的询问、开导或鼓励。他只是放下行李,拍拍我的肩,说:“走,带我去尝尝你们食堂最好吃的菜。”饭桌上,他吃得津津有味,偶尔问起食堂的菜价,夸赞两句分量不少。饭后,我们在暮色渐沉的校园里散步,一圈又一圈。梧桐叶在脚下“沙沙”作响,远处图书馆灯火通明。我们的话很少,大多时候只是并排走着,肩膀偶尔轻轻碰在一起。他不问我成绩,不问我的烦恼,只是分享些家里的琐事:阳台的花开了,母亲学会了做新菜,调皮的弟弟又闯了祸……那些遥远而安稳的生活细节,像温热的溪水,缓缓流过我心间干涸的裂痕。他没有试图驱散我的迷雾,只是提着一盏温暖的、

名叫“家”的灯,静静地走进来,坐在我身边,让那光亮将我包围。

直到此刻,望着他鬓角的霜雪,我才将这漫长岁月里的片段一一串联起来。那一次次去往福利院脚步,是他在为我描绘“人”的轮廓;叛逆期那些克制的沉默,是他在为我争取生长所需的、自由

与尊重的空间;而千里迢迢送来的、无言陪伴的周末,则是他为我构筑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实的港湾——无论我航行多远,迷途多久,归航的坐标永远亮着。父爱,是无声的山海,山的巍峨从不言语,却为我标注了成长的高度;海的深沉从不起浪,却为我积蓄了远航的力量。



红色老区咏怀

黄一瑜

(一) 苦湖捷报传

旌旗猎猎卷西风,
农会初兴首建功。
以少胜多称典范,
苦湖烽火铸英雄。

(二) 深垅英烈赞

传歌踏月走荒冈,
夜校明灯照僻乡。
占石截粮歼匪警,
社坛挥剑斩豺狼。
三光暴虐遭天谴,
四抗高潮令敌惶。
血染刑场淫雨冷,
捐躯为国慨而慷。

(三) 占石红旗展

赤帜高扬占石山,
分粮抗税斗凶顽。
东征西讨协同战,
五虎威名震宇寰。

(四) 高山薪火延

高盖山前火种燃,
青年抗敌勇争先。
教歌演剧筹粮款,
热血丹心映史篇。



腊月腊肉香

唐筱毅

腊月的风裹着柏香,火塘里的柏枝烧得“噼啪”响,梁上悬着的腊肉,油珠子顺着黢黑的皮往下滚,滴进炭火,腾起一团裹着腊香的烟,这是故乡腊月最勾人的味道。

小时候盼腊月,一半盼年猪,一半盼腊肉。老家的年猪是吃红薯藤长大的,膘肥体壮。杀猪那天,院里支起木架。猪血接进木盆的工夫,灶房里的粗盐就和着花椒、茴香炒开了,盐粒在锅里跳,炒出焦糖色,麻辣辛香炸开,便是“喂盐”的料。母亲把肉条摆上竹匾,掌心搓热盐,一寸寸揉进肉纹里。腌肉内的陶缸是祖上传下来的,缸底垫着陈腌渍液,妈好肉。最后,一壶自家酿的玉米酒“咕咚”浇下去,母亲说:“酒气窜进去,虫子不敢来,味道才钻得深。”

熏肉是腊月的重头戏。爷爷守着火塘,眯着眼,盯着跳动的火苗,讲那些讲过无数遍的故事:“早年闹土匪,乡亲把腊肉埋进炭灰里。那土匪子,翻出块黑炭,拿到鼻子底下一闻……嘿,香得他当场就跪下了!”我们小辈听了,总笑得前仰后合,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梁上那油光光的“黑炭”,偷偷咽口水。

腊香熏够了时日,便到了辣椒炒腊肉。花生油烧滚,下腊肉片,中小火慢慢煸,三五分钟,油脂被逼出,肉片卷边,泛着金黄。再倒入青椒,青椒遇热变软,辣味释放。淋点清水,加少许酱油、白糖,大火快炒三四分钟,辣椒断生,撒把葱花、茼蒿,盛盘上桌,青椒翠绿,腊肉金黄,红绿相间,香得人直咽口水。

我夹起一片,肥的油亮不腻,瘦的醇香有嚼头,青椒爽脆,辣得过瘾,筷子根本停不下来。那时家里来亲戚,这盘辣椒炒腊肉是必上的菜,是庄稼人待客的体面,也是日子富足的模样。

后来离家求学,一周回一次家,母亲总把炒好的腊肉装在罐水瓶里,配着咸菜丝,便是我一周的菜。上了大学,家里条件好了,母亲变着花样做腊肉,干锅腊肉排骨、腊肉香菇。我最馋的,还是那盘辣椒炒腊肉。贾平凹说,人的胃有记忆,这话不假,那口腊香,早刻进了味蕾,连着家乡的烟火。

去年我试着腌腊肉,遇着两个雨天,随手挂在通风处,晒好后却少了厚重的腊香,还有股土腥味,炒出来发苦。打电话问母亲,才知道晒腊肉要连晴几日,阳光晒透了,腥味才散,腊香才浓。原来这腊香,是阳光与时间的成全,就像人,心里的太阳晒够了,怯懦才消,底气才足。

如今土屋翻了新,熏肉的梁还在,只是少了爷爷的柏烟,少了母亲的锅铲声。可腊月一到,那股香辣味,仍会从记忆里飘出来,暖了异乡的冬。

那味道,沉甸甸的,是许多个完整的、晴好的冬日,被光阴细细腌制后的模样。



一年之计在于春

叶森岚

立春至,东风渐暖,万物“耕”新。每逢春日到来,人们便开始抢抓农时,犁田、起垄、播种……田间地头到处是一派忙碌的春耕景象。

在闽南乡下,一直保留着“打春牛”“开耕试犁”等习俗。“打春牛”的场景一向热闹,过去一到立春日,老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到晒谷场,那里还会立着一头提前做好的土塑“春牛”。听家里的长辈说,“春牛”的尺寸大小、使用材料和制作工艺都有讲究,查阅了《春牛经》,我才知道原来传统的“春牛”骨架是用杉木扎出来的,它的牛角、牛耳、牛尾和四足都有对应尺寸,分别代表“四时”“八节”和十二个月。扎好骨架的“春牛”,表面要覆上厚厚的稻草,还得用竹篾紧紧固定,再糊上一层泥土,最后在“牛腹”留一个口,这样才能在“牛肚”里塞五谷、铜钱等象征迎春的物件。因为传统的“春牛”制作费时费力,后来本地人研究出了“简易版”,就是直接用黏土塑型,或是用纸糊、布扎替代泥塑,这样做出来的“春牛”也更便于搬运。

早年间,村里“打春牛”的执鞭人要通过几轮推选,最后往往是德高望重的长辈来担任,有次我的叔叔就接下了鞭打“春牛”的重任。立春当天,伴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只见叔叔高高扬起手里柳木鞭子,手起鞭落,“春牛”身上的黄泥也簌簌落下。听见他连声高喊“风调雨顺”,乡亲们也跟着回应“五谷丰登”,一唱一和间,仿佛把沉睡了一个冬季的土地都“唤醒”了。几鞭子下去,“春牛”肚子被打得稀烂,里头的稻谷、花生和豆子从裂口倾泻而出,大人小孩都会争着捡拾散落的谷物与碎泥。一回到家,母亲就提醒我赶紧把捡到的泥块打湿,再涂在家里的灶台上,还得把谷物放进米缸里,借此祈愿新的一年平安顺遂,富足安康。

每次“打春牛”结束后,乡亲们便牵着自家的耕牛走街串巷,先到田里“闹春耕”,再扶犁下田,随后正式开启“春耕头犁”。以前邻居家的大春是村里出了名的“闲人”,乡亲们都说他懒,耕牛都下地干活了,他还窝在家里睡大觉。当时家家户户都养牛,平时牛棚不上锁也不怕丢,不过农忙时偶尔会发生偷牛的事件,因此立

春日一过,大春被长辈安排去帮忙看管乡亲们的耕牛。起初大家都不信任大春,觉得他还会犯“懒病”,怎么可能管护好耕牛?没想到,自从当上“看牛官”,大春仿佛找到了“开耕”的劲头,每天早出晚归,在村里村外“巡逻”,一会儿帮东家找牛,一会儿帮西家赶牛归栏,忙得不亦乐乎。不知不觉间,大春变得勤快许多,还尝试承包了温室大棚,开始学习种植蔬菜,渐渐从“闲人”变成了“能人”,也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之后的“闹春耕”,大春不再缺席,反倒经常走在队伍前面,喊“五谷丰登”的嗓门也比别人响亮,长辈们见了打趣说大春的“懒病”彻底治好了,“闹”的也不仅是春耕,更像是对美好生活的奔头。

又是一年立春日,村里田野中往来穿梭的不再是耕牛,而是各种各样的农耕机械,如同一幅“科技春耕图”在广袤田野上徐徐铺展。虽然“打春牛”的鞭声渐渐远去,“闹春耕”也悄然变了形式,但始终不变的,是乡亲们只争朝夕、不负春光的勤勉,就像此刻春风拂过,田野间轰鸣的“铁牛”又如期奏响了一首动听的春日序曲。

世界便都沉浸在这节日的欢乐之中。

闽南的年味,更体现在那一大桌子丰盛的年夜饭中。团年饭是福建新年的重头戏。尤其是闽南的乡村地区,且看除夕那日,日暮时分,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已经是炊烟袅袅,香气四溢。那满满一桌的佳肴,有鱼有肉,有海鲜有家禽,色香味俱全。说起这顿饭,不仅菜品丰富,而且寓意吉祥,如鱼表示年年有余,豆腐代表富足,饺子则有财富之意。人们会在饭前祭祖,感谢祖先的庇佑,并祈求来年的平安和顺利。祭祖后,一家人便围坐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闽南的年味,更少不了那热闹非凡的庙会。庙宇前香火鼎盛,人潮涌动。庙会上的摊位琳琅满目,有糖人、泥人、剪纸、糖画等民间工艺品,还有鱼丸、肉燕、福州线面等各种风味小吃。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各种摊位前流连忘返,而大人们则围在舞台前观看精彩的表演。“舞龙舞狮”在闽南的庙会上可是少不了的,伴随着震天的鼓声和锣声,龙狮队的队员们穿着彩色的衣服,脸上化着浓妆,随之起舞。那威武的龙、灵动的狮,在队员们的操控下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在人群中翻腾跳跃,为百姓带来吉祥和好运。这些表演不仅展示了闽南人民的精神风貌,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舞龙舞狮”的加入,整个庙会都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

闽南的年味就是这样独特且美好,它既有北方的热闹和喜庆,又有南方的温馨和祥和。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幸福。



闽南年味

唐筱毅

阳光斜斜地照进屋内,微风中混杂着淡淡的蜡梅香。时间无语,悄然岁末。街头巷尾处处热闹非凡——灯笼高挂,红红火火,锣鼓铿锵,喜气洋洋。

说起闽南的新年,虽然没有北方的雪景,却处处洋溢着南国的暖意。虽是腊月,但闽南依旧阳光和煦,温暖的海风轻拂着苍翠的大榕树,那浓浓的年味也跟着飘散而来。闽南的新年,有着它独特的韵味,或许是因为它融合了中原与海洋的文化,既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有开放的现代气息。从腊月开始,年味便越来越浓郁起来。而我敢说,这闽南的年味跟北方比起来也是毫不逊色。

闽南的年味,最先是沉浸在淡淡的墨香之中。逢此佳节,家家户户的厅堂之上,少不了笔走龙蛇的书法家——这些书法家有些是家里德高望重的长辈,

有些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先生,总之没有两把刷子的,谁也不敢登堂献丑。只见那白发白须的老者挥毫泼墨。那笔锋,如泉涌般流淌在红红的对联纸上,寄寓着人们对来年美好的祝愿。那墨迹,仿佛是写在天地间的福音,为百姓祈福国泰民安。能求得一副上好的对联,是每一个闽南人的心头大事。

闽南的年味,还体现在那满街的灯笼里。从古至今,灯笼都是吉祥的象征。一进腊月,街头巷尾各个商户便挂起了各式各样的灯笼。每到夜晚,那红红的灯笼宛如一条金光璀璨的巨龙一般,与星空交相辉映。尤其是除夕夜里,正月十五晚上,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喜欢提上一盏灯笼。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灯笼,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新鲜感,也为这美好的节日增添了许多欢声笑语。华灯初上,整个



闽南尾牙

陈和深

腊八粥的甜糯还在舌尖,阿嬷翻着日历念叨:“腊月十六咯,明日尾牙!”这话一落,年关的脚步声就撞进了闽南的街巷——生意人忙着找账本、清货款,寻常人家盘算着买供品、备宴席,岁末的热闹,从尾牙这天正式揭幕。

提到尾牙,先得说“做牙”。打小就记着,每月初二、十六傍晚,阿嬷总会在客厅土地公龕前铺块红布,摆上一小碟柑橘、三块甜粿,有时添块刚煮好的猪肉,斟上三杯热茶,点三炷香拜了又拜:“土地公保佑咱家平安,五谷丰登。”这土地公不像大庙的那般威严,倒像巷口爱给小孩塞糖的老叔公,笑眯眯的让人踏实。闽南人敬他,不过是念着“土地养人”的情分,藏着最朴实的信仰。

一年的“牙”讲究有始有终:二月初二“头牙”赶龙抬头,开店的多备供品图开张吉庆;七月“中牙”承上启下,祭拜添份念想;到腊月十六“尾牙”,便是全年收尾,不管做生意还是寻常人,都要郑重操办,给一整年的辛苦画个圆满句号。

尾牙祭拜比平日上心得多。开店办厂的人,供桌准摆得满满当当:卤得金黄油亮的全鸡昂首挺胸,清蒸海鱼肥白翘着,再配一方炖得酥烂的三层肉,搭着当季甘蔗等供品,茶酒也得是家里最好的。阿公在世时总讲土地公的故事,古早有个叫张福德的忠仆,心眼实诚,总接济穷人,死后化作护佑一方的神明。“有福有德才受人敬,心正行直才配为神”,这话藏着闽南人最认同的处世之道——做人,忠诚厚道比啥都重要。

现在的尾牙宴花样也多了:巷口小店老板关门半天,带伙计回家围坐一桌像家人,吃顿好饭;大公司更隆重,包下酒店大厅,有歌舞、有抽奖,特等奖是手机、冰箱,就算没中大奖,也能领份伴手礼。这老习俗悄悄变了,从敬神的仪式,变成了人与人情感交流会。平日里忙赶工、算业绩,难得坐下来好好说话,尾牙宴上几杯酒下肚,老板敬员工“辛苦了”,员工谢老板“多关照”,小摩擦、小隔阂都烟消云散,情谊反倒更热乎。

尾牙的根在土地里,是对天地的感恩;花却开在人情烟火中,是对身边人的情义。它不再只是对着神明祈福,更转向并肩努力的人,道一声“这一年,辛苦了”。这份古老习俗里的善意、情义与盼头,一年年在闽南大地传承,温暖着每个踏实努力的普通人。

吃完尾牙,街上红灯笼越挂越多,家家户户扫尘备年货,年的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那份对来年风调雨顺、平安红火期盼,也悄悄在每个人心里生了根、发了芽。